

夏夜追凉

夏夜追凉

夏天的乐趣是从傍晚六七点开始的。火辣辣的太阳终于收起了锐利的光芒,炽热的空气慢慢渗透出一丝微微的凉气。最先出来追凉的是蝴蝶,它们自由快乐地舞动灵巧的翅膀,在我们胡同里飞翔。

蝴蝶一跑出来,我也要举起大扫把追凉了。大扫把扑到蝴蝶后,放到院里槐树下的蚊帐中,让它们去吃蚊子,给我们带来清凉和好梦。

奶奶笑咪咪地摇着她的大蒲扇,跟在我后面,后背上就吹来一阵阵温柔慈爱的凉风。母亲早做好了晚饭,摆在了槐树下的小木桌上。她坐在桌前,也拿着一个大蒲扇,为桌上的稀饭花卷送来凉风。

吃过晚饭,母亲擦干净桌子,父亲抱来泡在井水里一下午的西瓜,凉气沁人。后来读到汪曾祺在《夏天》中写:“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,下午剖食,一刀下去,咔嚓有声,凉气四溢,连眼睛都是凉的。”才知道这种古老的追凉方式,简单拙朴,却原来是这样的有诗意。

这时候,天上已经闪烁着星子了。院子东北角上的茉莉花幽静清香,影影绰绰地映在地上。一家人捧着凉凉甜甜的西瓜,边吃边悠闲地聊着家常。

我吃了一块,只听从胡同西口传来一阵阵快乐的笑声,就再也坐不住了,想着要出去追另一种热闹的清涼。

胡同西口有一棵古老的大柳树,树冠粗壮,枝丫蓬勃,叶片浓密,这里是邻居们纳凉的地方。胡同里的刘爷爷是镇中学的老教师,很有学问,年轻时走南闯北,有一肚子好故事,胡同里的小孩子都喜欢围着他,央他讲故事。我们这些小孩子就和刘爷爷约好,吃过晚饭,就到老柳树下听故事。

父亲早看出了我的心思,一摆手,让我赶快去。奶奶也说,去吧去吧,别错过了精彩。

刘爷爷每天晚上只讲一个小时候的故事,像说书人一样,讲到精彩处,总要戛然而止,郑重其事地以“请听下回讲解”结束。我们总是意犹未尽,热烈地讨论半天故事里的人物,才肯散去。

有时天气闷热,院子里一丝风儿都没有。我们用力摇着大蒲扇,依旧热得睡不着觉。门响了,前面的邻居大妈带着小女儿来邀我们去荷塘边乘凉。

荷塘在胡同的东边,出了胡同往东,不到百米。荷塘很大,一枝枝粉色的花朵立于田田的荷叶之上,婉约沉静之中有着无边的气势,守护着我们这个小小的镇子。很多初次来我们镇上的人,都惊叹这满塘荷花的辽阔之美。而我们镇上的人都看惯了,美也就变得习以为常。

荷塘在盛夏最暑热的那一段时光却成了小镇人眼中的宝地。密密叠叠的房屋楼宇院墙挡住了清涼的风,自家院落里就越发地沉闷,热气滚滚,而荷塘边清涼的水汽,幽幽的荷香,让人心旷神怡,这里也就成了小镇人追凉的最佳地方。

门吱呀一下又响了,是对门的赵奶奶也过来邀我们去荷塘边纳凉。一群人嘻嘻哈哈,浩浩荡荡,快乐地出发去追凉。父亲和母亲走在最后,他们把我们院中槐树下撑着蚊帐的床搬到荷塘边。有老人和孩子的人家大多都会把床搬过去,一来照顾老人和孩子,坐累了可以躺一会儿;二来蚊帐里可以避免蚊虫叮咬。

有时候,荷塘边凉快极了,我们就闹着不愿回家,干脆就在荷塘边睡吧。带着荷香的凉风惬意地轻拂着面颊,数着天上的星星,夏夜的夜晚短得像一个美丽的梦,不过才一翻身,就迎来了新的一天。

与古人相比,现在的人真是太幸福了,一天吃几顿饭全凭自己做主,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,基本上可以想吃啥就吃啥。古时候,一天吃几顿饭,什么时候吃,官方都是有规定限制的,即使是富人,家里有足够的食物,也得守规矩。换句话说,中国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,一天吃几顿饭是一种“政治待遇”。

先秦时期,人们都是一天只吃两顿饭。据甲骨文记载,殷商时期一日两餐:第一餐称“大食日”,又称“食日”;第二餐俗称“小食”。

战国时期,规定更明确一些:一日两餐,称为“朝食”和“哺食”。第一餐朝食,时间是日出以后,大约在上午9点。第二餐哺食,在太阳偏西时候,大约是在下午4点。《说文》对“哺”的解释就是“申时食也”。“朝食”和“哺食”又叫“饔”和“飧”,后来人们以“饔飧”来称呼饭食。

因为粮食有限,即使一日两餐,也要因人而异。《墨子·杂守》称,兵士每天吃两顿饭,食量分为五个等级。汉代的礼仪则规定:天子一日四餐,诸侯一日三餐,平民两餐。比如西汉时,给因反叛被流放的淮南王的圣旨就专门指出了“减一日三餐为两餐”。

朝花夕拾

朝花夕拾

在幼小的我的眼里,家乡地头的瓜庵,分明是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笔下的小木屋,对我很有诱惑力和吸引力。瓜庵好像能来回走动似的,前年在离村庄稍远一点的西洼,去年在离村庄近一点的南岗,今年又在离村庄更近一点的西沟。瓜田选定在哪里,哪里就有瓜庵的身影。

那个年代,村里大多是清一色的土坯茅草房,鲜有青砖蓝瓦房。村外的场房屋,也是茅草房。除此之外,再没有值得炫耀的建筑物了。而瓜田里的瓜庵,正好弥补了这一不足。它披一袭神秘面纱,成为我心目中的一座圣洁殿堂。早晨,太阳还未跃出地平线,瓜庵、瓜田、圆滚滚的西瓜,都被朦朦的雾霭笼罩着,美轮美奂,如梦如幻,和我想象中的童话世界里的画面一样逼真。

瓜田是预先遴选好的。到了“种瓜点豆”时节,村人颇有种瓜经验的“瓜把”,就把瓜种丢到了比庄稼地打理得更细致的瓜田里。瓜田里较宽的地垄,有的种西瓜,有的种打瓜,有的种甜瓜。若想在那个地方搭瓜庵,自然就叫这地儿先闲下来。瓜种露芽了,分叉了,拖秧了,吐须了……好像从脑海里奔涌出来的一首首抒情诗、一幅幅油绿的画面。

瓜秧拖到一定长度,开始搭瓜庵

送李愿归盘谷序(书法)

寒效民

我从小便害怕学数学,高考数学也没突破40分大关,拖了我一生的后腿儿。但这种屈辱,却没有影响喜欢胡思乱想的我,对数学产生另一种兴趣或说好感。

兴趣之始,始于几何,对几何之兴趣,始于直线。直线让我着迷,则因为其特性:没有端点,向前后无限延伸,长度无法度量。

很长一段时间里,都觉得几何空灵如诗韵,深邃如圣哲。

随意画一条直线,就可以把历史与未来抛进无始无终的虚无与苍茫!一条直线,足以让时空无解,让宇宙洪荒。而我们的一生,不过是在这条直线上截取的短短一段线段,生死两点之间,作为农家子弟,尤当努力刻画好这线段上的分分秒秒。

接触几何的初中,也是对友情渴盼、对爱情朦胧的人生花季,我喜欢上了平行线永不相交却相望相守到永远的坦诚与温暖,也感慨于相交直线在短暂纠结后便渐行渐远、相忘于江湖的决绝与洒脱。

在这样的喜欢与感慨中,青春也在许多可望而不可即中惆怅,这时,捉摸不定的函数图像,竟也使年少的我,获得某种思想上的超脱。

我们可以把反比例函数抽象为函

吃饭时间也是不可以随便更改的,全社会都得严格遵守。《论语》中讲的“不时不食”,强调的就是进餐时间。在不是进餐时间用餐,就是越礼的行为(特别的饕餮除外)。

有文献记载,西汉时期人们早晨起床洗漱后,在朝食前吃小食,曰“寒具”,跟现在的早餐差不多。这应该是一日两餐向一日三餐的过渡。到东汉时期,一日三餐制基本形成。东汉末年儒家学者郑玄在《论语·乡党》中“不时不食”做注时说,“不时”为“非朝、夕、日中时”,说明东汉已经以朝、日中、夕为吃饭的时间,大体上与现代的一日三餐时间相吻合。汉之后,一日两餐逐渐变为普遍的一日三餐,且有了早、中、晚饭的称谓。到了唐代,早餐的“寒具”开始被称为点心。但一日三餐真正得到普遍推广,则是到了宋朝。从实质上讲,一日三餐生活习惯的形成,不仅体现了等级用餐制度宣告废除,也说明经济真正实现了繁荣——只有粮食充足了,才能供得起老百姓一日三餐。

正是三餐制的推行,促进了两宋都市餐饮业的高速发展。南宋进士林洪所著《山家清供》写到了宋代都市餐饮业的繁荣:宋代的酒楼即有

地头瓜庵

刘传俊

了。瓜庵是长方形的,前后各用两根木料交叉拧在一起,每根木料上部都露出一小截,下端斜栽入地下,其上用一根檩条压在前后木料的交叉处,和交叉的木料捆绑在一起,成为整体牢固的屋架架。然后用一根根草绳的上端在檩条上系结实,下端就势斜着下垂,绑在楔入地下的木桩子上。如此往复,草绳斜扯好后,再将草苦子之类系在上面,瓜庵的雏形乍现,成了“瓜把”临时遮风避雨的家。

过不几日,远远望去,瓜庵上亮了一层绿。那是“瓜把”事先埋下的长豆角、小葫芦、眉豆角的种子,等瓜庵搭好后,在一个清晨将它们拖出的秧,引到了瓜庵上。瓜们开花了,是开在瓜田里的。长豆角、小葫芦、眉豆角也次第开花了,是开在瓜庵上的。瓜庵上白的、紫的、黄的花儿,一只只、一串串,干净漂亮闪闪,妖娆多姿,立体感特强,令人陶醉。整个瓜庵被色彩斑斓的花儿护卫着、烘托着。

瓜田里藤蔓上的花落后开始坐胎。艳阳日、阴雨天、晨曦、日暮……无时无刻,日胎在朝着人们期望的颜值忘我地生长发育,竭尽全力展示风采,将浑身魅力发挥到极致。如果说瓜庵上的果实遮遮掩掩,隐藏着小家碧玉般的娇小玲珑,那么,瓜田里的果

荐书架

《慰藉之书》:发掘常用词语被遗忘的内涵

青豆

孤独、美、诚实、感激、疼痛、勇气、命运、拒绝、心碎、拖延、天赋、害羞……这52个关键词,刻画了我们人生的模样,你怎样理解它们,就度过怎样的人生。我们的生活被语言界定。遗憾的是,那些日常生活中我们最常用的词语,它们原初的真意已被蒙蔽,一如人们总是忘了初心。在《慰藉之书》之中,诗人、哲学家大卫·惠特选择厂52个词,以深刻的洞察与智慧,重新发掘它们被遗忘的内涵。他敲击每个词语,打开它们内部的秘密小径,带领读者从千篇一律的日常表层,下降到宝贵的心灵脉脉;从逼仄不安的自我走出,与更深阔的人生可能性相连。

灯下漫笔

人生几何

韩心泽

一点点看淡一次次人生考试中的那些低分或失败。

但还是停不下这样的思考:有了已知条件,利用适用的定律,我们曾在高考前夕刷爆破解了无数道难题,为什么我们生活其中的世事常常让我们感觉那样纷纷扰扰?

立足于已知就能求索未知,依据确定就能推断不确定,这是数学的逻辑。但我们所处的却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浮躁世界,能确定的是条件,永远不能确定的是人心,是亿万总在犹疑不定、浮想联翩的人心,得用一秒钟多少次运算的计算机,才能解得无数复杂人脑的最大公约数?

为什么你总觉得这个社会经常遇到1+1不等于2的事,就是因为社会的复杂程度与每个人要面对的无限可能。你看到的1往往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,事物的很多方面你都没看到或没能力看到,也就没有被带入算式,我

连载

粮食,粮食

何弘尚伟民著

那个年代,绝大多数人家吃饭是没有饭桌的。有的人家,天冷时围在锅台、炕头边,天暖了就围坐在院子里树荫下。菜盛在瓦盆里或瓷碗里,放在锅台上或一家人中间。还有一部分家庭还在用,与茶几高低差不多,桌面约一米见方,基本是一小一号、低一截的八仙桌。配套的小矮凳不那么整齐划一,有小椅子、小方凳,也有小马扎,还有高粱叶子编制的草墩儿,甚至直接用一截两三把粗的木头做凳子,这叫木墩儿。这种吃饭的形式就是中国人延续多年的众人围桌“会食”的传统了。

农民吃饭的分餐形式与古代所说的分餐制肯定不是一回事。农民各人端各人的碗,是条件所限,体现的是农民吃饭的随意性,有饭吃、能吃饱即可,哪有那么多讲究。古代的

郑风

刘传俊

实袒胸露乳,具有男子汉大丈夫的翩翩风度。秧在风和光的簇拥下延伸,瓜在芝麻饼的作用下酝酿香甜。

瓜种植入土里到瓜成熟,瓜田是从不浇水的,全靠自由落雨沐浴。瓜秧根本不看变化多端的天气脸色,自始至终一意孤行、手脚并用地生长着。瓜秧经历的困厄太多,日照时间也长,还有头顶草帽的“瓜把”整天用明晃晃的瓜铲压藤蔓、掐旁岔、打顶尖、薅草、逮土蚕等的悉心护理,结出的瓜成熟后格外香甜,吃到嘴里如同蜜汁往胃里流。甜瓜,黄皮的面甜,青皮的脆甜。花皮打瓜个头小、皮薄,有的红籽、红瓤,有的黑籽、黄瓤,汁水的甜一个赛似一个。用右手拇指甲从中间掐一圈,再用拇指内侧转着一磕,随着一声“刺啦”成了两半。这是儿童的最爱,捧起一半用勺子挖着吃,有的干脆用小手指着吃,手指与打瓜皮接触的“沙——沙——”声,动听、诱人。吃相狼吞虎咽、酣畅淋漓,似贪婪状。

“卸”西瓜时,“瓜把”搬起这个用手掌拍拍,搬起那个用拇指和中指对接后弹弹,判断是几成熟。他面带微笑,脚步稳妥,动作轻缓,节奏明快,恰如与相处了几个月的伙伴最后“话别”。西瓜圆的像弥勒佛的肚子,长的犹如枕头。不论是翠绿色、青黄色、深绿色,还是褐色、黑棕色不规则的条状花纹的外皮,内里都包裹着一个“甜”字。长长的薄薄的铁片西瓜刀,从西瓜中部“叭”地切开,霎时,滋润了农人的生活。

瓜田里的瓜自种自吃,专门用来犒劳汗珠子掉在地上摔成八瓣的父老乡亲。因此,只有在酷暑难当的盛夏,汗流浹背的众乡亲才有了难得的“奢侈品”,才有了与他们形影相随的黄土地的阔绰馈赠,才有了一年一度的“口福”。虽不售卖,但当他乡人路过此地,正值饥渴难耐时,“瓜把”就会热情地把“路人”让进瓜庵歇息,紧接着到瓜田挑选上好的瓜奉上。浓浓的乡情,倏忽飘荡在瓜田。

前天蒸热的傍晚,一晒黑了皮肤、周身疲劳的中年男子,拉来一车西瓜在小区门口叫卖,攀谈中一个画面重现脑际。那年7月的一天中午,我从家乡的西岗干活回家,路过西沟那块瓜田,瓜田里袒露着发光的西瓜,瓜田东面是腰间别着棒槌似的、吐着彩纓的玉米,南面依次是开着小白花的芝麻、绣了穗的谷子、顶着穗头还未晒红的高粱……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不约而同扑入眼帘。家乡的田园风光原来这般美丽!坐落于瓜田北头的瓜庵,正居高临下、目不转睛注视着这一切,也像处于幻想年龄段的我正注视着它一样。

青豆

该书是对改变和拓宽我们生活视角的邀约:痛苦与欢欣,诚实与愤怒,忏悔和脆弱,被紫绕的期待和逃离一切的渴念,人生的每一种情感、每一处困境,都有它们可被接纳的理由以及潜藏的转变。人生并非只有激流勇进。当你的心感到疲倦,不妨回到那些普通而重要的词语,重新界定它们,重新出发。

作家最奇妙的体验之一,就是那些原本只属于自己的深刻而孤独的隐秘时刻,被语言捕获后去到世界遥远的角落,和完全陌生的人相遇,甚至走进他们心灵的最深处。《慰藉之书》就是以这样一种私密甚至秘密的方式开始的,却奇异地成了世界各地读者喜爱的书。

韩心泽

们得出的答案自然不对。

人心复杂,带来了社会的复杂,如果任由这样的复杂无限复杂化,万丈红尘随时随地会永堕在无解的旋涡里,所以,人们就自己制定规则政策法规来约束人心、疏导社会,而这些规则政策法规,不正是我们在作答几何习题时,经常用到的辅助线?

看来,用数学思维列举目张,终能将造化万类一网打尽!

可惜我自小学数学便学得很差,到高中数学学得再烂,文科生对微积分一类知识也没机会深造理解,所以不能把高等数学也翻译成变幻沉浮的人生。

不知用高等数学能不能观照更多人生谜团?每念及此,竟使我产生人生深处成谜的幽思与恨憾!

不少人说,上学时总觉学语文没用,参加工作才知道很少用到的是数学。奇怪的是,已鬓染霜雪的我,却越来越喜欢把数学引入求解人生的参数。

忽然想起王维的一句诗:“中岁颇好道。”又想起屈原的一句诗: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

人生几何,有许多无解;世事难料,有许多成谜。唯有求索之趣,会让寻求内在超越的我们自得其乐,乐在其中!

连 载

是一块煮红薯,随便蹲在哪里自顾自地吃。也有不少人去胡同口或者大街上的“饭场”吃饭。中原北部农村几乎乡村都有饭场,煞是壮观,十几人乃至几十人,端着饭碗,或靠墙根、大树蹲着,或坐在随身携带的马扎上,也有趁着坡沿席地而坐的,还有站着的,大家边吃饭边聊天,一幅其乐融融的情景。大家的碗里几乎全是粗粮,没有谁觉得难为情,家家户户都是这样,谁也不笑谁谁。

大概是家庭的传承原因,尚学民从记事起,都是一家人围坐在吃饭桌前一起吃饭。吃饭桌,如今豫北乡村大部分家庭还在用,与茶几高低差不多,桌面约一米见方,基本是一小一号、低一截的八仙桌。配套的小矮凳不那么整齐划一,有小椅子、小方凳,也有小马扎,还有高粱叶子编制的草墩儿,甚至直接用一截两三把粗的木头做凳子,这叫木墩儿。这种吃饭的形式就是中国人延续多年的众人围桌“会食”的传统了。

农民吃饭的分餐形式与古代所说的分餐制肯定不是一回事。农民各人端各人的碗,是条件所限,体现的是农民吃饭的随意性,有饭吃、能吃饱即可,哪有那么多讲究。古代的

郑风

刘传俊

百姓记事

井口照

伏后捕蝉

井口照

人伏后,蝉在树梢上振翅高唱,此起彼伏,尽情讴歌盛夏美好。

蝉声吵醒午梦,身旁小孙还在酣睡。披衣起床,阅读《资治通鉴》两章后,不觉老眼昏花。遂下楼抽烟,蝉在树上叫得正欢。

老夫聊发少年狂,突发奇想,何不捕一只蝉逗孙子开心。仔细寻找,果然有只蝉趴在树枝上。急忙回家,折一支扫帚上的竹枝,去掉枝叶,用透明胶带绑在竹竿上,然后开始制作面筋。制作面筋可是个功夫活,用碗和面揉成团后放入水盆中,反复用手捏挤,去掉面水,最后的面筋就是面筋了。

万事俱备,只欠捕蝉。扛着竹竿来到小树林,寻找半天也没发现那只蝉的踪迹,心想是不是小鸟把它吃了?众里寻它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蝉还在原位处。只不过它的颜色与树枝的颜色几乎分辨不出来,伪装到以假乱真的程度,终未逃过人眼。

兴奋不已的我,举竿去粘却没粘住,蝉却没飞走,只是移动了位置。急忙检查面筋,原来时间过长,面筋干了,已没有黏性。去掉皮捏了捏,面筋粘住了我的手。折回西边,升竿去粘,这次又没粘住。蝉仍没飞走,又移动了位置。

炎炎酷暑,汗流浹背,屏息凝神,用力再粘,蝉大叫起来,我知道它中招了。面筋这东西很鬼,蝉越挣扎粘得越紧。收竿那一瞬间,有一种钓到鱼起竿时的兴奋与快乐。

抓住它匆匆往家跑,叫醒孙子:“爷爷给你抓到一只蝉。”孙子看见蝉后,欢喜无比地说:“爷爷,你快把它装到瓶子里去。”我把它装进一个空矿泉水瓶里,蝉乱蹦乱跳不出来,孙子开心得手舞足蹈。

儿媳见蝉后,心疼地把它从矿泉水瓶里取出放到绿纸上。儿子见之说,这是老爹的童趣。老伴说,你都六十多岁的人了,还玩小时候的游戏。我一笑了之。

突然,这只蝉在绿纸上高唱起来,引来同伴飞到沙窝上对唱。窗内窗外两蝉一唱一和,好不热闹,惹得全家人大笑。

笑后沉思,家庭是社会的细胞,如果每个家庭其乐融融,何愁华夏不山河锦绣、国泰民安。

是夜,月色如银。与孙同榻,不知孙梦见那两只蝉否?

菜瓜、茄子、洋葱、小葱、白菜、白萝卜、豆角、丝瓜、冬瓜、南瓜等,很多都是生拌,切好放点盐即成。不能生吃的,就炖水煮熟,再加盐。炒菜的时候不好,除了缺食用油,锅灶也不方便——那时候农村很多人家都只有一个锅灶,炒菜的小铁锅用得少,用几块砖支着,看上去就是临时的。

那个年代,乡村的孩子也是很艰苦的,不仅食物匮乏,还要帮助家长做家务、干农活。尚学民是老大,从七八岁开始,上学之余还需要做以下活计:带弟弟妹妹,割草,做饭。此外,麦收季节要跟着老师去地里拾麦;秋收季节跟着母亲到地里薅玉蜀黍荻;跟着母亲去地里溜红薯;帮助父母把大堆的红薯下到地窖里;参与加工红薯干;等等。还有一些不确定的活计,比如用平车把粮食送到磨坊磨面、磨糝。

中小学生在拾麦,是“必修课”。夏收秋收时候,学校是要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。低年级的学生做诸如拾麦、摘棉花等这样力所能及的活,高年级的学生则可以参加割麦、杀玉蜀黍、锄地。农忙时节,大人小孩都得上地,谁也别想在家里歇着。